


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鬼雨◎著

仙侠

2

网络原名
道缘儒仙

中国仙侠小说儒家学派开山名著
扎根于本土的玄幻小说巅峰之作
赢得海内外亿万读者倾力拥护，拥有高达55%的支持率
超越诸多武侠名家，完美传承传统文化
新时代的《镜花缘》，21世纪的《西游记》！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网络原名
道缘儒仙
鬼雨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缘.2 / 鬼雨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6.11

ISBN 7-80228-185-7

I. 仙... II. 鬼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6208 号

仙缘 2

出版策划: 精典博维

作 者: 鬼 雨

责任编辑: 陈黎明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

内文排版: 亿辰时代图文制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(10)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 印张: 15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28-185-7/I·047

定 价: 22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仙缘

鬼雨，男，中国仙侠小说儒家学派开山大师，生于孔孟之乡，求学于黄埔江畔，游历于海角天涯，一身兼有中国传统文化硕士学位、现代科学博士学位及美国一流大学博士后经历，学贯中西，通晓古今，精鹜八极，心游万仞，闲暇之余妙笔生花，偶然得此传世佳作。本书弘扬传统文化，汇总古今神仙，纵横天地之间，囊括宇内之奇，被誉为新世纪的《西游记》！

作者博客
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260501421>



欢迎读者在作者博客上留言读后感或者评论，
对于有意义的精彩评论将在下一集书中刊登，
并将有鬼雨的精美仙缘礼物赠送

本卷简介

欲亡华夏，先毁其根，
欲毁其根，先灭儒学。
神教东传，大劫已降，
妖孽横行，囚我栋梁。

叶昊天一腔热血，从仙界重返人间，
不畏艰险救出当世大儒，危难关头揭开千载之谜：
原来，儒家并非一盘散沙，
而是有着严密组织的门派，
一门六脉，同气连枝：

诗，“悠哉悠哉”，掌门人孔修文；
书，“光被四表”，掌门人朱璨；
礼，“憎而知其善”，掌门人程守礼；
乐，美丽绝伦的朱兰儿，千年乐府唯一传人；
易，“一门七进士”的苏洵安，易派掌门；
春秋，前任掌门杨士奇为妖人所杀，新任掌门会是谁呢？



出版策划：精典博维

互动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262864613>

责任编辑：陈黎明

封面漫画：翁子扬



门乃婷
Tel: 010-64822426

目
录

- 第二十一章 人生若得如云水,铁树开花遍界春 (1)
- 第二十二章 月上帘窗齐入梦,星临玉宇已出墙 (13)
- 第二十三章 妖气欲昏唐社稷,夕阳空照汉山川 (23)
- 第二十四章 正气一身昭万代,清风两袖感千年 (39)
- 第二十五章 妙手回春挽两命,口若悬河天下惊 (49)
- 第二十六章 东宫摇摇灯欲坠,黑雾沉沉晓寒深 (63)
- 第二十七章 芳草不迷行客路,妖魔只惑罪人目 (75)
- 第二十八章 斑竹无语含清泪,韶乐有心待知音 (85)
- 第二十九章 莫道东风弱无力,潜移默化草生春 (97)
- 第三十章 身外有身别有天,棋儒谈笑山水间 (109)
- 第三十一章 枷锁深宫千叶落,傲啸擎天一柱坚 (123)
- 第三十二章 机关算尽偏遇鬼,诛扫邪佞借上仙 (135)
- 第三十三章 求仙有路商为径,大道无涯贾作舟 (145)
- 第三十四章 为有儒心能作蛹,何愁商海不游鱼 (155)
- 第三十五章 峰回路转脱险境,缥缈三界入灵空 (165)
- 第三十六章 天赋仁心爱生通,圣传诗经蕴音煞 (177)
- 第三十七章 行行止止仙路回,矢志毋忘归双凫 (189)
- 第三十八章 金盘玉露自有灵,浩气茫茫收不得 (203)
- 第三十九章 青山背剑循师迹,地狱不空不成佛 (215)
- 第四十章 九华净土知何处,道成肉身始见真 (227)



第二十一章

人生若得如云水,铁树开花遍界春

“启禀大人,在下姓陆名詹,字静端,十年前高中进士二甲。如是仕途顺利,官职该当不低。”那人长叹一声,开始回忆往事:“那年我初中进士,大喜之中准备返乡。临别之际,同窗好友五、六人为我饯行,秦淮河边一场欢聚。我喝得醉意朦胧,在花船自弹自唱了一曲,令所有人击节叫好。回去后我倒头便睡,一觉醒来却已经置身于陌生的深宅大院里,只见门口站着两名大汉,院中却有数十名风姿绰约的女子,正在跟乐师习琴练唱。”

正在疑惑之际,忽然有个寒气逼人的老者走进来,斜着眼睛看着我,口气淡淡地道:‘从今而后,你就留在这里填词作曲,不用回去了!’

我听了十分诧异,问道:‘你是什么人?怎能说这种话?我是朝廷命官,岂能受你的约束?’

老者没说话,却从身上取出一块刻了红字的铁牌。

我一见就觉不妙,因为那不是别的,竟是王公贵胄才堪拥有的丹书铁券!我大声叫道:‘你私囚官吏!知法犯法!青天白日,朗朗乾坤,容不得你来作祟!’

老者复又取过一方白玉,手指轻拈,化作齏粉!

我心头骇异,颤抖着道:‘你……你想吓唬我?’

老者面色冷峻:‘你就认命吧,老老实实作曲千首,放你回去。’

我奋力争辩:‘休想!我决计不做!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!’

老者目露凶光,冷哼道:‘你若不愿,尽可悬梁自尽!我将你抛尸街头,让野狗撕咬,保管没人查问!’

我呆立半晌,别无良策,不得不屈服。

从此,我就被困院中,一连两年足不出户。到后来实在难过,忍不住放声大叫:‘要作佳曲,必须触景生情!如此关在房中,无情无景,如何作曲?不行,我要出去透透风!’

没多久,那满身寒气的老者又来了。没想到他这次竟然答应了我的要求,却派两人跟着我:‘你们负责照顾陆先生,京城之内任他来往,只要能五天作一首曲子,不要约束他的行止。’

自那以后，我的日子才算好过了一些。只是两人跟得既紧，功力又高，我始终找不到逃走的法子。

就这样过了许多年。直到今年五月，跟一位算命先生结为知己。有一天，他跟我‘之乎者也’聊了半天，忽然压低了声音道：‘午后梨园，昆曲悦耳。’

我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，却看出他的眼光中含有深意。

夫子庙前有个很大的戏园，经常演出各种戏曲，我以前也进去听过多次。

那天进去的时候，正演着“汉宫秋月”。我坐在后排，正听得如痴如醉，忽然有人递过来一个布包，转头看时，原来是算命先生。他低声说道：‘面具一副，戴上速走。’

我环顾四周不见那两人，于是低头戴上面具，缓缓走出戏园。

负责盯我的两人正站在门外，原来难忍戏曲缠绵悲凉，因而躲在外面守着。他们并没有认出我，看我一眼就将头转开了。

经过一个月的辗转，我终于回到家里。

可是到家方知，早已物是人非，不但父母双亡，娘子也……已经不在……”说着泪水涔涔，从怀中取出一副面具。

叶昊天 and 兰儿听了好久，心中替他难过。

叶昊天看了看面具，感觉做工精良，似乎跟自己用过的差不多。

兰儿心中不忍，问道：“尊夫人究竟哪里去了？”

陆詹神色茫然：“我回来的时候，家里只有一个老家人，又聋又哑，给了我一封信柬，上面泪痕点点，原来是娘子的留言：‘枝上流莺和泪闻，新啼痕间旧啼痕；一春鱼鸟无消息，千里关山劳梦魂，……我找了三个月，也没有一点踪迹，却不知道她到底怎样了。如今心灰意冷，满目凄凉！唉！’”

叶昊天劝慰他道：“莫急，说不定你家娘子还活得好好的。待我帮你查查。”说着取出龟镜道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陆詹半信半疑地看着他：“夫人姓谢，闺名灵婵。”

叶昊天一手托起龟镜输入功力，一手在上面写了“谢灵婵”三个字。很快镜中出现一个留着长发的女尼，独坐静室敲着木鱼。

陆詹也看见了，浑身颤抖不敢说话，生怕打扰他施术。

叶昊天仔细察看了一会儿，最后道：“她在东林庵。”

陆詹先是心中狂喜，接着面色如土，口中喃喃道：“东林庵，为何是东林庵！这可如何是好！”呆了半晌，看到叶昊天不解的样子，他解释道：“九江府尼庵百座，名声最大、最难进出的是东林庵。本地传说，数百年来，没有男子能够入庵，也没有女尼能出来还俗！你道为何？东林庵有个出云神尼，修行八百年，已成仙体。她择徒极严，所有弟子入门之时都要宣誓：‘一入沙门，永不回头！要想回



头,除非……除非……”

兰儿急道:“除非什么?”

陆詹道:“水漫东林庵,火焚天魔石,铁树开花,石鱼现世!”

叶昊天没听明白,问道:“何谓天魔石?何谓石鱼?铁树开花又是哪里的铁树?”

陆詹愁眉苦脸地叹道:“我生于斯,长于斯,经常听人说起这几句话。天魔石是距离东林庵不远的一块极其坚硬的石头,形如魔女,其像不雅,刀凿斧砍难损分毫,据说必须天火焚烧才能除去。石鱼是一种产于庐山石门涧的小鱼,体长寸许,呈淡黑色,晒干为金黄色,据说吃了能延年益寿,增长功力,乃是修真人千方百计寻觅的珍品。可惜五百年前就已经绝迹了。铁树指的是东林庵前栽种的一株硕大的铁树,历经八百年都未曾开花。东林庵位于浔阳江边,高出江水甚多,水漫东林庵更是不可能的事!”

叶昊天想了想道:“别急,我们试试看。”看到对方难以置信的样子,他微微一笑道:“陆兄请稍候,我们出去一趟,看看能不能找到石鱼。”说着找了个深深的花瓶,用绳子拴住细口,然后叫上兰儿向外走去,出了院子,很快来到庐山石门涧。

距离石门涧不远,有一个很大的瀑布。每逢春夏雨后,涧水流溅,瀑布推石卷树,声震数十里。

来到瀑布边,叶昊天首先看到石壁上刻着憨山的一首诗:“万仞香炉峰,一派九江水;水上出青莲,人在莲花里。”抬头近看,瀑布滚滚而下如同万马奔腾。他运功于胸前的通灵宝玉,在涧水边来回走动,宝玉始终静悄悄没有动静。向下游走了两三里,仍然没有任何发现,他心里揣测:“难道石鱼真的绝迹了?”

又回到瀑布边,叶昊天遥望瀑顶,对兰儿道:“我们上去看看,说不定那儿也有天池!”

兰儿闻言心中一振,当即跟着他腾身而起。

站在山顶,放眼望去,面前果然有一个数十丈大小的天池,只是边上陡峭狭窄,也没有绿树掩映,不像雁荡之颠适于人居。见此情景,她的心里有些失望。

叶昊天在天池边走了几步,忽然感到通灵宝玉热了起来。他心中高兴,忙四处追寻,找了半天,在西北角的岩石缝隙中发现了一群石鱼,体长寸许,呈淡黑色,约有百只。他捏碎一粒补中益气丹投入花瓶,花瓶顿时充满香气,然后手提拴口的绳子,将花瓶慢慢沉入水中,逐渐向鱼群靠近。鱼儿很快闻到了香味,争先恐后向花瓶中游去,争食里面的灵丹妙药。他轻轻提起花瓶,发现至少捉了五十只,感觉太多了,就放回去一些,只留下二十余只。

兰儿看他捉鱼的方式很有趣，在旁笑道：“公子暴殄天物！捉鱼也用灵丹！”

叶昊天“呵呵”笑道：“石鱼太小，又有灵性，无法用网捕捉，不得不如此。走吧，我们回去，做碗石鱼羹尝尝。”

兰儿笑嘻嘻的看着他，赞道：“跟着公子真是有福！”

叶昊天拍拍通灵宝玉，笑道：“九天神器，岂同一般？”

回到城里，刚到陆宅，就发现陆詹在门口心神不宁的走来走去。

叶昊天招手让他进入院中，将花瓶放在石桌上：“鲁兄请看。”

陆詹只看一眼就惊呆了：“这……这……看起来真的是石鱼，先生一下子就找到了？”

叶昊天安慰他道：“陆兄莫急，既然石鱼有了，寻回尊夫人大有希望。我们先尝石鱼羹，然后就去东林庵。”

说话之间，兰儿已经快步向灶房走去，升起火来，锅里放了清水，投入八九条石鱼。她想了想又放了点小米，慢慢炖了半个时辰，结果出来的不是石鱼羹，却成了石鱼粥。

每人盛了一碗，味道竟是极其鲜美。

叶昊天见锅里还有一些，就让陆詹全都吃了。

吃完以后，陆詹觉得浑身发热，似乎有股气在身上走来窜去。

叶昊天传了他一段简单的导气口诀：“陆兄依法施为，当大有裨益。”

陆詹认真导引，不到半个时辰，感觉浑身舒畅，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。他走入院中，将蹲在门口的石狮子一提，没想到竟然举了起来！那石狮子足有两三百斤，平日想也不敢想。

叶昊天赞道：“石鱼果然是难得的圣品！陆兄的功力已经相当于常人练武二三十年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陆詹又惊有喜。

叶昊天提了花瓶，笑道：“走吧，去东林庵。”

陆詹忙不迭头前带路。

出了九江府，才行不远来到浔阳江边，沿江而上，首先看到天魔石。那是一块淡红的石头，形象宛如裸体的少女，眉眼间却有些淫荡的神色，怪不得庵里的尼姑看着不顺眼，立下“火焚天魔石”的规矩。

兰儿早已面色绯红转过头去。

叶昊天赞道：“如此美女，天生丽质，却被老尼姑忌妒，不得不毁掉。真是太可惜了！”说着伸手在石像手臂上摸了一把。

此举早被兰儿眼角的余光看到了，她面现薄怒，口中娇嗔道：“公子！你做什么呢？”





叶昊天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是一块奇特的玉石，只有玉石才会这样坚硬。若是普通石头，我用半分力就会化为粉末，而这块用了两分功力，却只能留下一点痕迹。”

兰儿略显释怀，莞尔一笑道：“原来公子是察看石质啊！”

陆詹凑近前去仔细察看，发现石上果然有一个两分深的痕迹，禁不住暗暗佩服。

“请陆兄让开些。”叶昊天对着玉石轻轻发出一道火印。烈火将六尺高的玉像笼罩起来，盏茶功夫，玉像竟然像蜡烛一样融化了，退去外面厚厚的一层，里面留下的赫然是一尊庄严肃穆的玉观音，颜色青绿，高约三尺。

这时，叶昊天耳内隐隐听见浑厚的女声梵音：“救我法身，脱离邪域，公德簿上，佛心十万。”他似懂非懂，却不知声音来自何处。

这一刻，兰儿惊奇地发现，叶昊天的身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佛光，似乎陡然增加了神圣之感。

陆詹也注意到了，只感到心中震撼。

叶昊天让兰儿捧了玉观音，继续向前行去。

不一会儿，三人来到一座很大的尼庵前，庵内传来诵经的声音，梵唱悠扬，青烟袅袅，展示着无尽的兴旺景象。门前有一株高达三丈的铁树，葱绿的叶子从上方垂下，将半个尼庵掩映在绿荫之中。

叶昊天将手扶在树干上，运起绝顶的“春风化雨神功”，慢慢催动铁树的生机，盏茶功夫，树枝最上端开始绽出花蕾，接着前后左右五六条树枝同时吐蕾，慢慢的，花枝上一束一束的花朵开始绽放，散发出浓烈的香味，闻之催人心醉。

见此情景，陆詹彻底惊呆了。

兰儿也觉得好生佩服：“公子进步神速，一日千里，没想到精进如斯！”

叶昊天收回功力，走到庵后察看，发现后面就是浔阳江。恰好江水暴涨，水面离庵墙不足两尺。他对着江水发了一道水印，江水凭空增高三尺，一拥而上，直奔尼庵院墙。

这时候，陆詹走上前去，无比激动地敲响了庵门。

时候不大有人开了门，正待答话，忽然看到满树的白花，一时惊呆了，转头向里跑去，一边跑一边放声大叫：“铁树开花了，师傅，铁树开花了！”

不久一个宝相庄严的老尼来到门前，双掌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！”说着双膝跪地，对着兰儿手中的玉观音朝拜，伸出双手：“我佛慈悲，观音赌胜了！”

兰儿将观音放入她的手中。

老尼如获至宝的捧着，满怀希冀的对三人看了又看。

叶昊天知道还差一件东西，于是将花瓶取出来，放在老尼面前。

老尼低头看了看，满面春风地道：“三位请跟我来。”说着转身入庵。

庵内有个浅浅的小湖，湖水已经涨了很多，淹没了湖边的石碑。站在湖边，老尼将花瓶的石鱼倒入湖里。

三人只觉得莫名其妙。

正疑惑间，忽见一只数丈长齐腰粗的白蛇从石缝中游了出来，湖水的深浅刚好够它游动自如。白蛇追逐石鱼吞入口中，然后身体盘作一团，扭曲不停。

老尼厉声喝道：“孽障，时辰已至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

白蛇闻听此言，忽然化成一道白光飞至空中，渐渐幻出白马的样子。

老尼对身边的女尼道：“东林庵从此关闭！千年大劫将至，你们也各奔东西吧。”又对陆詹道：“你家娘子并未落发，你接她回去，好生度日。叶施主一代奇人，你只要跟着他，三、五年内功名尽复！”

众尼和陆詹纷纷跪倒。

老尼叹道：“滞留此间八百年，如今使命已完，也该回去了。”说着手捧玉观音，跨上龙马，冉冉而去。

众尼纷纷口称佛号顶礼膜拜。

陆詹四顾寻找自己的夫人，心中焦急万分。

最后他终于看到了，一个长发女子缓缓细步而来，虽然过了十年，夫人的身材面貌却没有很大改变，只是人显得更加消瘦了，面色苍白，可以想见离别带给她深深的煎熬。

他远远地叫了一声：“灵婵！”

陆夫人转头看见他，忽然一阵晕厥，人向地上倒去。

陆詹一个箭步上前，将她揽在怀中，口中不住叫着“娘子！娘子！我回来了！你睁开眼睛看看，我回来了！”

旁边的女尼听了师傅的吩咐，知道这是数百年来第一个找上门来寻找妻子的人，禁不住心中惊奇，叹息着退去。

陆詹等了一会儿还没见娘子醒转，手足无措地望着叶昊天，祈求道：“请先生帮我看。”

叶昊天走近三步，潜运春风化雨大法，迅速补平了陆夫人极为虚弱的心脾二脏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陆夫人醒了过来，以手抚摸丈夫的面孔，哭泣道：“相公，是你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我不是做梦吧？你怎么一去十年不回啊？”

陆詹泪水滚滚而下，哽咽着道：“娘子，是我，我回来了，我终于回来了，你受苦了。”



兰儿在旁边看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流下来。

叶昊天心中感慨：“九阴教真是作孽，整得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到底为什么啊？”

直待陆詹和娘子相拥而泣了好久，他才开口道：“陆兄，嫂夫人，来日方长，还是回家再说吧。”

陆詹将娘子扶起来，感激万分地道：“若非叶兄鼎力相助，我怕是一辈子见不到娘子了。大恩大德，永世不忘。”

陆夫人听了相公之言，也跟着行礼。

叶昊天想起自己凭空增长了十万的佛心，忍不住笑道：“助人助己，各有所得，我也沾了陆兄的光。”

四人缓缓回到陆府，叶昊天 and 兰儿留在前院喝茶。

陆詹和夫人进到内宅互诉衷肠，一个时辰以后才双双走了出来。久违的欢乐终于回到他们的脸上，每个人都洋溢着劫后余生的笑容。

叶昊天笑道：“陆兄，我要买你的房子，你可不能改口。”

陆詹看看夫人，毅然道：“若是兄弟喜欢，就送给你们了。”

兰儿拉了拉叶昊天的衣袖：“不了，君子不夺人之爱，我们再找地方就是。”

叶昊天笑着摇头，道：“不，我就喜欢这儿，想用更大的宅子跟陆兄交换。”

兰儿听了一愣，不知道他说的大宅子在哪。

陆詹和娘子也不解其意，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等他说下去。

叶昊天眼珠一转道：“想请陆兄和嫂夫人帮个忙，不知你们愿不愿意？”

陆詹道：“只要我能做到的，绝不推辞。”

叶昊天道：“这件事你一定行。我想请陆兄代我上任九江知府，和夫人一齐入住知府内宅。”

陆詹听了连连摆手：“这是欺君大罪，万万不可，再说我的相貌见不得人，那些妖人正在找我呢。”

叶昊天道：“陆兄戴上面具就是。我曾仔细看过，那副面具制造精良，相貌平凡，不会惹人注意，更兼知府大人身居庙堂之上，没人敢仔细察看，完全没有问题。”

兰儿拍手叫好：“公子可以反过来做陆先生的师爷，那样更无破绽。”

陆詹还在摆手：“不成的，那可不成！”

叶昊天解释道：“知府工作极其繁重，我如果困在任上，就无法外出查敌除妖，所以务必请兄台帮忙。危机关头你可以取下面具，让我化成你的样子出面应付。”说着让陆詹戴上面具，自己逐渐改变骨骼肌肉，变得跟戴了面具的陆詹

极其相似。

陆娘子还是初次目睹神术，惊得合不上嘴。

陆詹已经领教了叶昊天的神通，倒是没有吃惊。

沉思片刻，他觉得似乎可行，于是道：“请先生详述自己的经历，我记熟了才不会露出破绽。”

叶昊天将更名赶考，赴任乐清的事大体讲述了一遍，最后没忘记从乾坤锦囊中取出十万两银票递给陆夫人：“这是买房子的钱，请收好。”

陆詹和娘子坚持不受：“救命之恩尚且未报，哪能再要您的银子？”

叶昊天道：“收下吧。若是用不着，日后可以救济穷人。你看，我这里还有不少的银票。”说着随手取出一叠，不下百万两。陆詹看了方才收下。

此时天色已晚，只能先休息了。

陆詹让叶昊天和兰儿入住内宅，自己和娘子到客房安歇。

兰儿进屋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想把卧室的装饰重新换过，这里的家具已经旧了，需要添置一些东西。”

叶昊天附和道：“好啊，既然是个家，当然要舒服些，明天我有空的话跟你一起去买。”说道这里忽然口中调笑道：“娘子，天色已晚，还是上床安歇了吧。”

兰儿听他口称娘子，不觉心中一热，坐在床沿，低头摆弄着一绺长发。

叶昊天走向前，轻轻揽住她的香肩，以手抚摸她柔细的粉颈，兰儿但觉全身酥软，身子一斜倒在他的膝盖上，双眼迷离的看着他。叶昊天轻轻托起她的娇躯，低下头吻在温润的朱唇上。兰儿身体一阵颤抖，双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脖颈，可以听到他的一颗心也在怦怦地跳个不停。这是第一次，两颗心靠得这么近，背后的鸳鸯戏水图忽然充满了无尽的诱惑。

迷惘了好一阵，兰儿忽然梦呓般地说道：“公子，我要明媒正娶……”

叶昊天知道，若是做不到这一点，兰儿心中会留下永久的遗憾，于是将儒家的浩然正气运行一周，心中充满祥和之感，拍拍她的肩膀，柔声道：“早些休息吧。我还要练会儿功。”

受到浩然正气的激发，倒在床上的兰儿清醒地坐了起来，面色羞红地道：“谢公子怜惜。”

当晚，两人像往日一样静坐炼丹，只是心中更加温暖，没有一丝孤单的感觉。

第二天上午，陆詹和叶昊天到知府衙门上任，陆夫人和兰儿留在家里。此时，兰儿恢复本来面貌，展现出绝代风华，连陆夫人都看呆了。

陆夫人叹息道：“妹妹和叶公子真是良配，你们成亲了吗？”

兰儿摇摇头道：“只是订婚。”



陆夫人笑道：“我们这里的风俗，订婚跟成亲差不多，很多人订婚就住在一起了。”

兰儿羞红了脸，忙岔开话题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出去走走，顺便给家里添点东西。”

陆夫人有点担心地笑道：“妹妹好生漂亮，这样出门，我怕后面会跟了一群人。”

兰儿运起功力将相貌逐渐变得平淡下来。

陆夫人心中佩服，说道：“妹妹和叶公子都是神仙中人，不知道这身功力怎么修来的。”

兰儿道：“姐姐莫急，回头我教你一点基础的功法，日后慢慢修炼也会有些进步。”说着给了她一颗补中益气丹。

陆夫人接过服下，片刻之后感觉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原来的孱弱感觉忽然不见了，人虽然还是那么瘦小，眼睛里的神光却增加了很多，而且举手投足之间似乎增加了很多力气。

两个人出门来到城里最繁华的街上，立即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住。陆夫人平日大门不出，二门不到；兰儿逛街的时候也不是很多。两个人都感觉很新鲜。

一路行去，兰儿买了好多东西，主要是地毯、墙纸、字画和床上用品，让人等会送到家去。回头看看陆夫人什么也没买。

陆夫人道：“想来知府内宅不缺这些东西。”

兰儿想想也对。

正行之间，忽然发现前面围了一群人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坐在地上，面貌清秀，满脸泪痕，面前摆了一张纸，上面写道：“卖身葬父，需银二十两。”

几个无赖站在旁边污言秽语，甚至有人动手动脚。旁边围观的人纷纷道：“作孽啊。”可是没人敢上前阻止。其中一个穿得花里胡哨的少年道：“小姑娘，我出十两银子，你跟我去吧。”

少女抬头看看他，见他举止轻浮，心中踌躇不敢答应，低声道：“大爷，小女子需银二十两。”

那少年口中尖叫：“啊呀，还嫌少！十两银子够大爷到怡红院消遣好几天了。要不是可怜你，五两都嫌多呢！”

旁边的无赖更是跟着起哄。那花少年看少女不答应，顿时撒泼起来，叫道：“我就在这看着，看谁敢出二十两，本大爷想要的人谁还敢买？”说着大马金刀在旁边的小摊上找张椅子坐了下来。

兰儿看不下去了，走上前道：“妹妹跟我走吧。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说着取出五十两银子递给她。

少女接在手中，眼泪“哗哗”地流下来，抬头看看兰儿，觉得她容貌端庄，于是道：“待我葬了老父，就跟小姐回去。”

兰儿看她很可怜，说道：“我跟你一起去，给你帮帮手。”

少女起身要走。

旁边的六、七人忽然围了上来。只听那花花公子叫道：“哎呀呵，还真有人不把我放在眼里！”说着横移至兰儿身前，“你知道本大爷是什么人？贼婆娘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

兰儿面色一寒，冷斥道：“让开，想活命滚远点儿！”

花花公子不怒反笑：“还是个辣婆娘，人长得丑，脾气倒挺大。”

兰儿心中恼怒，伸指在他印堂穴点了一记。只一下，那小子“扑通”坐在地上，神志恍惚，口中流涎，好想忽然得了羊痫风。兰儿又抬手对旁边围着的几人飞快地弹了几指，那些人如遭电击，当即抱着手臂哭爹喊娘的叫个不停。

兰儿拉着少女和陆夫人走出大街，跟着少女来到一个破败的小房里，入门之后，发现床上躺了一个五十余岁的儒生，面色灰白，看上去已经死去多时了。

少女望着儒生痛哭不止。陆夫人心中慈悲，已经念起经来。

兰儿走上前，纤纤细指搭在儒生的脉门，但觉入手冰凉，良久之后却感到尺脉微微动了一下。她不敢肯定，又摸了一会儿，果然尺脉深处很久才会波动一次。她心中不解，回头对少女道：“你先别哭，待我静坐片刻，看看有何良策。”说完在旁边坐定，放出元婴，飞向知府衙门。她的元婴已经修成三尺大小，由于服了不死草，元婴已有仙气，淡淡的只有一丝影子。元婴在空中飞速掠过，很快看到叶昊天 and 陆詹正在跟一群官员议事。

叶昊天早已发现了她，起身对陆詹道：“大人，我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，暂且告退。”又对边上的官员拱手致意，然后走了出来，跟着兰儿的元神来到破败的小房前。

陆夫人看到叶昊天从外面进去，感觉有些奇怪，不知道他怎么找到这里的。少女见到陌生人进来，身子往后缩了一些，继而发现他举止端庄，正气凛然，知道不是坏人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兰儿站起身指着儒生道：“公子，此人尺脉尚在，我功力不足，请你看看如何挽救。”

少女惊讶得张大了嘴巴。

叶昊天走上前摸了儒生的脉门，不一会儿道：“这人心肝脾肺四脉已绝，可以说死了大半，只是一点先天真气还在支撑着。”



兰儿目光期盼地道：“公子可有解救之法？”

叶昊天对少女和陆夫人道：“你们且到门外稍待，我施术之时不能受人打扰。”

两人听话地走了出去。

叶昊天从乾坤锦囊取出一颗不死草，覆盖在儒生面门，又运起春风化雨大法鼓动他的生机。盏茶功夫，儒生五脏之气慢慢恢复，心房恢复了波动。叶昊天将不死草收回锦囊，继续催动春风化雨大法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儒生睁开眼睛坐了起来，惊呼道：“哎呀，我这是在哪儿？”

站在门外的少女听见了，立即扑了进来，喜极而泣：“爹，你活过来了！都是小姐和这位公子相救。”说着给两人跪下磕头。